



记事

季节

亲情

诗词

小巷里的吆喝声

彭功智

我居住的开江县城有一个小巷名叫“建设巷”，小巷中有一道“亮丽风景”——阵阵吆喝声顺着风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晨曦初露，厚重的雾气尚未散尽，大家还睡眼朦胧时，便传来一阵阵响亮清脆的女高音：“卖豆皮、豆腐、豆花喽，快来看、快来选！”一路吆喝，欢快诱人、满巷清香。这别有韵味的叫卖声，开头那个“卖”字便以极高的音调一下冲到群山之巅，而后又突然落了下来，伴着一个有希冀意味的“选”字收尾。仿佛此时一切生活的酸甜苦辣都浸泡在清脆婉转的吆喝声中。随着新鲜豆花的清香飘来，邻家的调皮小孩开启了美味的早餐之旅。这吆喝声也由远及近，再由近至远，最后越来越远，直到消失在小巷出口，余音绕梁之感不觉浮上心头。

中午，家家户户准备开灶做饭，而那辆三轮摩托“轰轰轰”的马达声响必定也会穿街入巷，如期而至，紧接着就传来了皮肤黝黑的汉子富有磁性的吆喝：“修煤气灶，修抽油烟机！”这浑厚的男中音一响起，有需要的前邻后坊们总会像商量好了似的，一起出动将修理师傅团团围住，仿佛遇到了“救星”一样，争先恐后地将师傅请进自己家，噤里啪啦一阵响后，主人家洋溢着笑脸，一个劲地称赞师傅手艺好。忙完了这几户，维修师傅又吆喝了几嗓子，便去揽下一桩生意，在那声声吆喝的映衬下，一时间小巷美味飘香，温情满满。

下午三点多时，巷子里又会响起一位老大爷蹬脚踏车的“嗒嗒”声及“乒乒乓”的敲打旧式秤盘的洪亮响声，随之而来的是老大爷苍老低沉的吆喝：“收旧报纸、硬纸壳、饮料瓶子哦！”这是居住在城郊低矮潮湿瓦房中的老大爷，走街串巷来收

废品，听到这明亮欢快的敲打声，大家就会将旧报纸、不要的硬纸壳、喝完了的饮料瓶子拿出来，招呼老大爷来收，其间或缺一两秤，或少付几角钱，街坊们和大爷也从不计较，体力活，辛苦钱，不容易。有时老大爷已收满了一整车废品，蹬车返回时，忍不住还要敲打几下秤盘，高兴地哼起小调，待一两位行动迟缓的巷邻将废旧物品整理好急忙捧出来时，只空留阵阵余音在小巷回荡，这韵味像极了苏芮演唱的《酒干倘卖无》，让人无限感慨。

到了放学时分，小巷里就更热闹了。卖卤鸡蛋的小商贩在小巷里扯着嗓子大声吆喝着：“正宗卤鸡蛋，一块钱两个，味道好得很！”一边招呼着，一边去追赶刚放学进入小巷的学生，渐渐地他的小摊上就聚来一群想解馋的学生，旁边卖串串香的见此情形也不甘示弱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快速追来，干脆开着小喇叭，复读机似地打着自家广告：“卖串串香、好香好香的串串香，快来买快来买喽！”想在这“黄金”时段分得“一杯羹”，惹得卖卤鸡蛋的小商贩打趣道：“伙计，你可以哦，抢我生意嗦？”短暂玩笑后，又各自忙起了自己的小生意。

晚饭之后，喧闹了整个白天的吆喝声逐渐停下来，整个小巷，在小孩子你打过来我追过去、左邻右舍你一言我一语说天谈地，家庭里亲人之间或吵闹或温情的话语间，归于寂静，回到了它质朴、素雅的样子。

听闻有的地区已准备将走街串巷的叫卖声收集整理，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要我说，这小巷里的吆喝声，句句地道、韵味十足，虽不算动听，却很接地气；虽难言高雅，却是鲜活的市井味道，道出了真实的人生百味。

母亲的身份证

范家生

人事部门发张表，每个人填写个人信息，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籍贯和联系方式，我的，爱人的，孩子的，父亲一栏跳过，十年前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母亲，王翠兰，身份证号码……身份证号码？多少？不知道！

中午时，弟妹从微信中传来母亲身份证照片，342322194503183623，填进表格，再次端详照片，泪水就像小时候的我一样跑个飞快，无拘无束，任性又恣意。

19450318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母亲出生在江苏泗阳县一个农民家庭，上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，因为外公在兄弟中排行老六，最小，于是母亲也成为王氏家族那辈最小的孩子。三年后，外公被抓了“壮丁”，押去淮海战役前线，没多久，溜了号，加入了解放军队伍，因为能识文断字，被一位团长看中成为通信员，决战中用身体挡住了射向团长的子弹。部队南下，外公选择了留下。1988年春夏之际，一辆小包车（那时乡亲们称小轿车）开到家门口，团长的女儿终于完成了父亲临终前的遗言——替我找找当年那个替我挡子弹的战士。遗憾的是，外公在头年的夏天去世，听不见，也看不到。

每当读到有关外婆或奶奶的文章时我都特别

上心，特别感动，因为我从未享受过那样隔辈的爱。母亲九岁时外婆去世，父亲三岁时成为了孤儿。1958年，母亲成了父亲的童养媳。1960年，三姑奶带着我的母亲和父亲逃荒讨饭至安徽来安县，这才有了母亲身份证上342322这六个数字。同样，这组数字也不是父亲的，江苏省泗洪县屠园镇范庄才是他的故乡，也是我的老家，祖祖辈辈居住生活的地方。

342322194503183623，母亲的身份证号码。虽然只是一组数字，却始终像一个温馨的家，随时召唤远在扬州的姐姐、宁波的弟弟以及合肥的我，投入她那温暖的怀抱。

擦去泪水，收起手机，才发觉国庆中秋长假近在眼前，而那些曾经相聚的日子却历历在目。33年前的冬天我参军去了北方，15年的军营生活探家屈指可数，离开部队后的每个节日必回父母身边，只是2015年11月1后，迎接我的，只有母亲那孤独的身影，那期盼的目光，还有我那无尽的眼泪。

母亲在，家就在。虽然知天命已过四载，但在母亲的眼里，依旧是个没长大、不懂事的孩子：“伢，国庆节回来。好好好，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……”泪水再次模糊双眼，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的甜。

秋风诗意牵牛花

张晓敏

秋晨的风带着凉意，绿篱上的牵牛花却开得肆意。望着那朵朵娇艳的花朵，温暖的感觉悄悄涌上心头。这花啊，不知牵住了多少人的乡愁，我对它再熟悉不过——小时候在乡下，随处都能见到这些可爱的小精灵。盛开的牵牛花像一个个小巧的喇叭，迎着朝阳，带着晨露饱满地绽放出俏丽的花朵。牵牛花七夕开，深秋时花朵依然不落，藤蔓缠绕爬满篱笆，一幅天成的水墨画。牵牛花开在早晨，又被称为“朝颜”。世间花开花落，像牵牛花这样只为早晨开的不多。牵牛花在努力的生长，昨天三朵，今天五朵。藤蔓越爬越高，花色也越发鲜艳。看到它，常能从匆忙中，体会到一点生活的诗意。

小时候听奶奶讲牵牛花的传说，从此，美丽的故事像牵牛花的藤蔓一样缠绕在我的心头，后来读到描写牵牛花的语句，更是感觉格外亲切。牵牛花不仅仅是一种植物，它更像是一首无声的诗，一幅生动的画。它的存在，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生活中那些微小但美好的瞬间。

牵牛花的生长能力强，在贫瘠的土壤、墙角缝隙中，也能顽强地攀爬、开花。入秋以后，天气渐渐转凉，唯有牵牛花依旧开得热闹。有一年秋天霜降过后，我以为牵牛花该谢了，却发现篱笆上，还开着几朵浅紫色的花，多了几分清冷的风骨。奶奶说：“这花呀，是耐得住凉的。只要天还没上冻，它就肯开花，不像别的花，一遇着冷就缩起来。”

牵牛花花色淡雅，容颜亦是不俗，更与神话传说息息相关。牵牛的花期很长，且盛花期正值农历七月的七夕节，其清晨开放、午间凋谢的特性与“鹊桥相会”的短暂性形成诗意呼应。地上牵牛花，天上牵牛星。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鹊桥相会的浪漫与辛酸。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”大概是最早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相关的诗作。

宋代诗人陈宗远就曾写：“绿蔓如藤不用栽，淡青花绕竹篱开。披衣向晓还堪爱，忽见蜻蜓带露来。”细品中，带着淡淡的野趣之美，透着秋天的清新之气，又道出了牵牛花顽强的生命力。清晨的雨，牵牛花悄然绽放，我轻轻摘下一朵，捧在手心，仿佛握住了一整个季节的秘密，让人心生欢喜，连空气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生活或许忙碌，但别忘了停下脚步，欣赏这些小小的美好。

生活里总有忙不完的琐碎，不妨卸下心头的烦恼，早早起身，漫步在晨曦中。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一边看牵牛花姹紫嫣红地开着，陪着朝阳慢慢升起。这小小的美好，能让人忘了疲惫，心里重新装满对生活的憧憬。

咏青城山普照寺（外一首）

王家富

佛光遍洒寺门开，一众尼师修道来。
翠拥楠阴藏殿宇，苔生古干绝尘埃。
松风颂偈心常净，竹露沾衣意自裁。
莫道山深人迹少，晨钟暮鼓响亭台。

首游阆中古城有感

嘉陵水抱阆中城，四壁山环紫气萦。
三面江流如练绕，一夫关峙接天横。
瓦檐栉比藏幽意，巷陌穿延蕴古情。
欲问桓侯千载事，烟霞深处白云生。